









110x
579
12
7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三

記

監祭使壁記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
 戒具誅其不敬者漢以待御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
 千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
 寶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
 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
 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示廣
 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
 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其祠部
 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

修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于祠而考閱焉御史會
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粢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饗必實于庖厨
鐘鼓笙琴瑟曼擊之樂龔龔綴兆之數龔音筍懸設者廣曰龔綴
兆謂位外之營北番必具于庭內樽彝壘洗音盥俎豆醜卒之器音
也并音木切者音必繫于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
者音一本作及咸引數其實引數一本設筮于堂下以修官刑
也并音木切而群吏莫敢不備物羅奏墮於几上以嚴天憲而衆官
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于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
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燔音煩瘞終之以敬也居
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于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
羊毛滌之節三宮御廩之實穀梁咸十四年甸粟而納之畢備而聽
命焉舊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予
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

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於時者必復于上輩而正之於是
始為記求簿書得為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四門助教聽壁記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
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
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傳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
學以貴德入西學以貴義入北學以尊爵賈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
焉故曰為大教之官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
之道弘也後魏太和中立學于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民始隸于國
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于太學又省至三人負位彌簡其官尤難
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
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胄子者及喪士庶人之子為俊士者使
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

篋復楚之政令二考所以此禮化禮者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

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抄音抄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

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質

秘書由是為博士韜如歸散騎由是為左拾遺歸崇舊制以拾遺為

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間有

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為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耻為學官至是河東

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閩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

為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為異余與立同祖一云同祖與

武公同升於禮部貞元九年與歐陽生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

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記而由夫三子者始

武功縣丞廳壁記縣屬武功縣丞廳壁記京兆

殷頌曰邦畿千里周制千里之內曰甸服穀梁謂之寰內諸侯為王

內臣其制甚重今京兆尹理京師部二十有三縣幅員之廣其猶古

也縣吏之長曰令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蓋丞述六職以輔其令也

秦漢有丞相今尚書有左右丞御史中丞至于九卿之列亦皆有丞

下以達天下之縣政有大小其肯同也武功為甸內大縣按其圖古

后稷封有黎之地黎與邠秦作四十一縣黎美陽武公各異至是合

焉蓋嘗為稷州已而復縣其土疆沃美高厚有丘陵墳衍之大墳

云勿街音韻水注其植物豐暢茂遂有秬秠藿菽之宜秬黎與

日贊下平曰街其人善樹藝其俗有禮讓

音不又手鄙方屬二切黑黍二稔二米也宜乎其大雅之道烈焉貞元十五年改邑于南里既成新城凡官署

舊記壁壞文逸而未克繼之者後三年而潁川陳南仲居是官邑人

宜之號為簡靖因其族子存持地圖以來謁余為記夫以武功壇理

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簡靖輔其理斯固難矣漢高帝嘗詔天下

凡以戰得爵士大夫公乘以上令丞與執禮故為吏益難今天子崇

武念功與漢初相類分禁旅以守縣道武功為多陳生為丞於是而

又職盜賊其為理無敗事吾庸可以度哉為之記云

鹽屋縣新食堂記

鹽屋音軸
堂屬京兆

貞元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于縣內之右始會食自兵興以來西郊捍戎縣為軍壘二十有六年群吏咸寓于外兵去邑荒據宇傾圮又十有九年不克以居由是縣之職事雖散而不屬也凡其官僚罕或覲見及是主簿某病之於是且掌功役之任廩庫既成學校既修取其餘材以構斯堂其上棟自南而北者二十有二尺周阿峻嚴列楹齊同其飾之文質階之高下視邑之大小與群吏之秩不陋不盈高山在前流水在下可以俯仰可以宴樂既成得羨財可以為食本醜癸月權其贏羞膳以充乃合群吏于茲新堂升降坐起以班先後始正位秩之叙禮儀笑語講議往復始會政事之要筵席肅莊豆靜嘉一作樽燔炮烹飪音徐益以酒醴始獲僚友之樂卒事而退舉欣欣焉曰惟禮食之來古也晉語悼公使魏絳反後領之杜食今京師

百官咸有斯制旬服亦王之內邑且官有隸屬則宜統會以齊之也嚮之離而今之合其得失也遠甚我是以肅焉而莊衙焉而和群疑以亡嘉言以彰旨乎其在此堂也不惟其馨香醉飽之謂某之力也夫宜伐石以志使是道也不替于後乃列其事來告使余書之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古者交政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戎職無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蓋專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以來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于今若于年其兼中丞者若干人其使絕域統兵戎按州部專貨食而柔遠人固王畧齊風俗和關石大者戡復于內拓定于外皆得以壯其威張其聲其用遠矣假是名以莅厥職而尊嚴若是况乎總憲度於朝端樹風聲於天下其所以翼于君正于人者尤可以知也武公以厚德在位賦元甚宜其官視其署有記諸使中丞者而多開漏於是求其故於詔制而又質於史氏增益備具遂命

其爲書之子厚爲監且曰由其號而觀其實後之居於斯者有以敬于事

館驛使壁記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一作入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于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于櫟陽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灊而南至于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藍屋音如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于好時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驛九其蔽曰方州自咸陽而西至于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摠而合之以至于關田關之內東而會之以至于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搜

館者勞午而至傳更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

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

館傳音其飲餼饋重云餼於城切食多也按諸韻字當作餼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

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潘云子於是出

納奇贏之數潘云奇音刻一音如字勾會考校之政大曆十四年始

命御史為之使俾考其成以質于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

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

焉則復于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調徒

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于太

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

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

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為之記遂以韓氏為

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唐制嶺南為五府謂廣州安南桂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

之用作令一本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

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使太舟音白內之幅員萬

里以就秩拱玉稽一本作執狄批稽按左傳信公二十七年作執狄

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一本合字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

大且賓有牲牢饗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犒饋宴饗勞旅勤歸

以群力一心於是治也閑閔階序開音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

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

廉黃州元和八年御史大夫扶風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

脩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陬隅子侯切其

位公北向賓眾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隅與庫反庭廡

下陋日未及晡一本則赫炎當日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

饗大賓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為堂南面橫八

楹縱十楹嚮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

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

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蠻絲是徵

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

十月甲子元成公命饗于新堂幢牙茸壽系霍一作幢金節祈羽旂

旗旒咸飾于下鼓以鼗晉周禮鼗鼓長八尺六寸金以鐸鏡公與監軍使

肅上賓延群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并裳芻衣胡夷蠻蠻睢眦就列

者音但惟火住切千人以上釧鼎體節燔魚裁炙羽鱗鯉互之物

載測更切大齊物龜鼈之屬自經伏於泥中者注沉泛是音益之齊

舞服夷之伎摸擊吹鼓之音摸先結切均飫于卒士興王之

飛騰幻怪之容寰觀于

齊二曰禮齊三曰益齊四曰禮齊五曰沈齊

齊二曰禮齊三曰益齊四曰禮齊五曰沈齊

遠邇禮成樂通以叙而質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局用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左傳宣公三年華元殺羊食之其御羊斟不與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前漢本傳及羊食之其御羊斟不與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前漢本傳猶克稱能以里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于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某讓不獲乃刻于茲石一本下有云字

邢寧進奏院記

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于京師朝覲為修容之地會計為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其在漢制則皆邸以奉朝請本傳本傳本傳請才性切漢律春曰朝執曰請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政以之成禮於是具由舊章也皇帝宅位寸一載悼邊氓之未又惡兇虜之猶阻傳求群臣以朗寧王張公為能張獻俾其建節剖符守股肱之郡統爪牙之職董制三軍撫柔萬人乃新斯院弘我舊制一本高其

閉闕壯其門閭以奉王制以修古典至敬也以尊朝覲以率貢職至忠也執忠與敬臣道畢矣公嘗鳴佩執玉展禮天朝又嘗伐叛獲醜獻功魏闕其餘歸時事修常職賓屬受辭而來使旅賁奉章而上謁賁音稽疑於大宰質政於有司下及奔走之臣傳遽之役川流環運以達教令大凡展來於中都率由是焉故領斯院者必獲歷閭闔登太清仰萬乘之威而通內外之事王宮九闕而不聞轅門十舍而如近斯乃軍府之要樞一作朗寧之能政也朝一本惟公端明而厚溫裕而肅宏略特出大志高邁施德下邑而黎人咸懷設險西陲而戎虜伏息設險一本茂功溢于太常茂一本盛烈動於人聽則斯院之設乃他政之末者也贊公于他政之末故詞不周德稱公于天子之都故禮不稱位斯古道也貞元十二年十月六日河東柳宗元為記

興州江運記

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貞元十五年興州刺史嚴厲兼五年嗣天子

順宗用周漢進律增秩之興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
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鷲老童孺
真盜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幸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恣
惶惶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西一本密以刊山導江之事一本
本以字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
西為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
患之一本曰吾嘗為興州凡其土人之故一本吾能知之自
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拔于成州或即過葉亭川踰寶井堡崖谷
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一作水潦
于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踣藉藉音旬又四血流棧道糗糧芻藁
填谷委山牛馬群畜藉物故饑夫畢刀野音連說文守卒延願嗷
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而一本可以
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育斯人其

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山斲功斲即由是轉巨石扑大
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醯摧其堅剛化為灰燼畚鍤之下畚音易甚利
壤乃關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滯
悍殺所界切衰小之也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
濤萬夫呼林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瞬音既會既遠淡為安流
烝徒謳歌枕卧而至成人無虞專力待殺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
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
器備甚殫飢饉昏札左傳昭公十九年天死曰札札音死徒充路徒當
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
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殺孔武平刑
議獄有衆不贖增石為防膏我稍梁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飾
旅忘其歸杠梁以成杠梁橋也人不獲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帥士而
為之不出四人之力一作方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一本

非故不能具舉惟公扣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揖損貴位率忠
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
物宜如此其大也一本元昔之為國者惟水事為重故有障大澤勤
其官而受封國者矣矣一本作焉左傳昭公元年臺駘宣汾光澤大澤而水死西門遺利史起興歎前漢蕭望志史起曰鄆田惡障障通作鄆壅也西門遺利史起興歎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堤不也智白圭壑隣孟子不與孟子告下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
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勤而存之用永憲于後祀

全義縣復比門記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為是習而循之為非一本作賢之廢復之為非恒人且猶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推
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於悛且誣悛即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為全義視其成
塞北門鑿他雉以出問之其門人曰餘百年矣或曰必言是不利於

令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其餽饋者欲迴其途迴去故塞
之遵曰是非悛且誣欵賢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
于群吏群吏叶厥謀一本元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羅舞里
間居者思正其家行者樂出其塗由是道以廢邪一本元用賢弃
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徒也為之記云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弘農公刺潭三年楊憑號州弘農人貞元十八因東泉為池環之九
里一本元丘陵林麓距其涯垣長洲渚交其中西音其岸之突而

出者水縈之若坎焉坎古池之勝於是為取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
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為堂而居之一本而字

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艦縈艦戶照切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

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楠音被之菱芡笑葉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

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賓禮率所

謂方漢所辨也。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欽好孔氏書，旁其莊文。莊子莫不摠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欽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矣。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據幽發粹，憑抽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欽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桂州訾家洲亭記

一本州字下有裴中丞作四字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為特異。至若不驚遠不陵危，環山河江四出，如一夸奇競香，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堅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灘水。

署州署也水之中曰訾氏之洲。訾即移切，姓也。一音察。凡嶠南之山川，達于海。

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元和十二年裴行立

裴行立來莅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姦革，德惠敷

施，暮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既施慶于下，乃

合際吏登茲以嬉，觀望攸長。攸一本倏。悼前之遺於是，厚負居，昨移于

間壤。間音開。伐惡木，荆奧草，荆扶非切，所也。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

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東隘，懸嵐含輝，旋視其宜，常所未觀

倏然互見。倏音叔，互或作考，同。以為飛舞奔走，與遊者借來，乃經工化材考極

相方。周禮夜考之極。南為熱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

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間館，比舟為梁，與波昇降，苞離山，含

龍宮。合一本。昔之所大蓄，在亭內。亭一本。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海霞

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榭於篁中，晝極其美，又

益以夜列星，下布顛氣，迴合窳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並古仙人名。接於

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賞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為已功未有直治城挾關闔潘云音環貴市留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日得之遂出於他邦須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遠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環觀環切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是非公之監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一本川字下有柳中丞作四字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構榦節枕之構華碧切又音博柱也榦音靈柱不斷椽不剪次不列墻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是山萃然起於莽蒼之中莽蒼切沒切莽母黨切蒼土蕩切馳奔雲蓋初六亘數十百里尾端荒陬陬將

切勝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縮繡錯蓋天鍾秀

於是無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微音周王之馬跡不至

左傳周穆王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馬謝公之履齒不及履一本作履巖徑蕭條登

探者以為嘆歲在辛卯我仲兄子厚從兄柳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

夫其德及故信乎信乎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北山以

寄勝槩迺槩迺塗槩許氣切作我攸字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

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極

而登焉極一本作極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

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王羲之

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

使盛跡鬱堙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永州新堂記

一本州字下有韋使君三字

將為穹谷嵯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切堪巖也魏都賦有堪岩則必羣

山石溝澗壑凌絕峻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
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
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度得洛切環山為城有石焉翳于奧草于一
乎有泉焉伏于土塗地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
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
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如瀏劉溜三音既焚既西切奇
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畜則溶淥紆
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阜突怒乃
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無之下外之
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
內內一本作外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也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
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
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

欲發會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
也豈獨草木上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
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一作屋漏以為二千石楷泄

永州萬石亭記

一本州下有崔中丞三字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崔能來莅永州間日間一本作百登城北墉臨于

荒野藪翳之隙書作藪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

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歛仄以入一作仄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

奔雲錯若置甚怒者虎鬪企者鳥厲扶其穴則鼻口相呀扶一決古

虛加搜其根則蹄股交峙服一本環行卒愕卒七沒切疑若搏噬

於是剗闢朽壤翦焚榛蕪於廢切決澮溝導伏流散為踈林洄

為清池寥廓泓渟泓音亭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奇於茲地非人

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

斗絕沉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唐氏曰攢當作巒

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耆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孰是野眉危齒

鯢有眉黑白雜也鯢音倪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

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

萬石亭耆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為

一千石既盈其數盈一本作過也然而有道之士咸恨推公之嘉績未治

于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

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前漢石奮及其四子皆二千石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于

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餘尚書敢專筆削

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

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

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沮洳子須切渾也

畜食焉滯滯以蔽之為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

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潭部謂湖南觀察使假湘源令會零陵政龍賦擾民訟

于牧推能濟弊來莅茲邑道涉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暮月辨理

辨音宿蠹藏奸披露首服音民既卒音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

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鑿鼓之召鑿音卑周禮以鑿鼓七役事鑿

雞豚糗醕糗直被計九二切糗米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傲焉然

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滄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群畜決

䟽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為池坳於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藂

峯瓏璽蕭條諸韻无此璽字温公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

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

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土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

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

舍寓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裨謀謀野而獲左襄二

則復謀於邑則否郭守憲能為之於野必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

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零陵郡復乳穴記零陵郡當作連山郡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

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題作零陵郡乃未州唐連州連山郡貢鍾乳未嘗出未州以年考之元和四年未州刺史

崔簡連州刺史乃崔君敏崔簡連州刺史乃崔君敏二大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

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誼曰昨之熙崔公之來

公化所徵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

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矣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

焉給洗多切敗也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

吾以是誠告皇極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

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摩繩以志其返其勤甚且

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人而乃誠一本无吾告

故也何祥之為土聞之曰謹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

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

道人樂用命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道州毀鼻亭神記道州

鼻亭神象祠也前漢昌邑王傳舜封象于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

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薛

高也刺高也刺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罷音去亂即治變呻為謹若

痿而起痿人佳於危二切痺濕病若矇而瞭騰踴相視謹愛克順既底

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第

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孟子云天子以惡德而專世祀始非

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主神公

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乎人曰吾聞鬼神不飲非類左

十年又曰淫祀無福祀記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

而已也蓋將教孝悌教一本去奇邪奇居俾斯人敦忠睦友祗肅信

讓肅一本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

違吾得而更之况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讓之况斯

人乎州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苟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痊公起其羸

髻童之囂囂田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遂矣自古

孰羨淫昏美一俾我斯暨千歲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

宗元時謫永州通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古道罕用刺公而存斥一

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于蠻夷一本无明不惟禁淫

祀黜非類而已願為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永州龍興寺東丘限得堂之地隆然負塙甃而起者甃浦

也鏡覽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為堂也夷之而又高也夷中凡持錘者

盡死錘則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穢穢二名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

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長孫兩切史記

澤喝地長西甘戊盟戊合儀一本作戊史記秦王蓋其地有是

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

融殺鯀于羽郊山海經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

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疲勞者先死則彼持錘者其死於

勞且疫也土烏能神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

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堙伏灌莽迫遽廻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

增以崇臺延閣廻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

茂樹叢石穹若洞谷翁若林麓翁翁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立者

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垂屬之

也連凡坳窪坻岸之狀坳於父切窪烏瓜切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

曲梁桂檜松杉櫻柎之植連切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

綠縹幽蔭會蔚步武錯迤迤切不知所出温風不燥清氣自至水

亭陝室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往上以邃為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

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立

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立

之幽上可以處休立之宜伊鳥可以觀妙溽暑遁去茲立之下大

和不遷茲立之巔與乎茲立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及

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

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新蒸縹緲縹緲細曰蒸縹小竹瀉大竹

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波池芙蓉

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群而

翦焉叢莽下頽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為之益高地為之加闊丘陵

山谷之峻江湖地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

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為州司馬官外常負一本外字下有乎字子厚

外置同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為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

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為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

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

則嚮之礙之者為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為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

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一有無之方以

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柳文十二卷

十六

永貞年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出為邵州道貶永州司馬至則無以為居居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為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眾於是鑿西墉以為戶戶之外為軒以臨群木之杪無所不矚焉不徒時不運凡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帝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耶因悟失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為真智即群迷為正覺捨大闇為光明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為余鑿大昏之墉開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為徒遂書為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巽上人焉

柳州復大雲寺記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佞仁亦究切又音面背也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筋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一本无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戶易耗田易

荒而畜字不孽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逐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闕之廣大達達橫術音達北屬之江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為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鐘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趣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廢乎教夷之宜也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音繩猶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音繩猶田若干塍音繩猶治事僧曰退思曰令寰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復就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土音杜國土也

中國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音篤即天竺釋迦牟尼如來示現

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
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乃且眾寶以為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群聖
以為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
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
作念佛三昧誄大勸于時其後天台顓大師顓著釋淨土十疑論
弘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眾永州龍
興寺前刺史李承晔職日切音贊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
斯事逮今餘二十年廉隅毀頓圖像崩墜會巽上人居其宇下始復
理焉上人者修寂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折色之跡而造乎真源通
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
相用不捨誓葺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為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
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飾廡績二大士之像
績胡對切發也繪蓋幢幡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

乎是錢音伐水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墻宇使觀者起信焉

永州鐵爐志州

江之澚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乘舟
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為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鐵者
居鍛都死切小治也一本无鉄字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
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
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
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
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金錡錢鏹刀鈇者錡魚綺切三音
錡音博田器也缺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
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為之
下子胡不怪彼而猶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
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為世笑僂與斯可

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金鎡錢鑄刀缺者則去而之他又何
害乎子之驚於是末矣余以為古有大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
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為志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甌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各山水而州者以百數
水最善環水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
江切大東至于黃溪東也或無黃其間各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
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或无神祠
之上兩山峭立如削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岩窞
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揭音懸至初潭最奇麗
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即焉即一本黛蓄膏渟來
若白虹沉之無聲一作沉之一本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之人數魚以
頭也不以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頽斷斷

來地又古海切下也舒戶感切斷其下大石離列離一本可坐飲
魚中切齒根肉虧五各切口中肉 食有鳥赤首鳥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
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
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
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
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
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
溪水上升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為僇人僇與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隙與則施施而行如字
行貌又漫漫而遊漫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
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一本更有卧
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

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指一本遂命僕有人字過湘江緣染溪染一本斫捧奉焚茅茨盛貌亦作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踞音據也前漢史記謂仲其兩脚而坐其形似真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岬然注然岬音加切若垤若穴垤音堆切外與天際四望如一里攢蹙累積攢音祖切莫得遯隱繁青縹白縹音了然後知是山之特出而不與培塿為類培音薄切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鈞鈿潭記鈞音古鈿音諸韻無從母字集韻作

鈞鈿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卑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亟去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受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質音茂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者一本作而又一本者而字並存有聲潑然潑音終入水也大水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鈞鈿潭西小立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鈿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而一本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壯者壯一本始不可數其嶮然相累而下者嶮音累同山險也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

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特同遊皆大喜出
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劉刈穢草劉音產皆無此字義當作劉平也伐去惡木
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竒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
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一本無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
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澄澄之聲與耳謀澄音也悠然而
虛者與神謀一本有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而句而得異地者二而
本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意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錫鄩社鄩
老初鄩音戶則貴游之士之才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
棄是州也農夫漁夫過而陋之賈四百賈音即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
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
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崖
為巖嶼音五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
皆若空游無所依視游魚類若乘空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
俶爾遠逝俶音六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
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
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
者吳武陵龔古龔音一余弟宗玄餘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曰奉
壹

袁家渴記渴音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鈺鉅潭由溪口而西
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
莫若袁家渴皆水中幽麗其處也求一本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
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渴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
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則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

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一本更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
多巖洞其下多白礫音歷其樹多楓榭石楠榿楮樟音如古切
此連切音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音如古切
音加也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翁勃香
氣音加也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求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
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
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
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
潭潭幅負減百尺清深多儻魚音如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
入于渴音如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麻焉風搖其顛韻
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一本作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决疏
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音如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
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
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
渠三之更有一本之下豆石為底一本无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
若限閭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音如又折
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
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
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
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
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欂之形睥睨音計切睨五計切字從从土廣韻引博雅埋塊司馬云小船也列子餘音繞欂注屋棟其旁出堡塢塢音實小城也也黃韻云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傳音轉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傾亞缺都鄙豕得以為園地得以為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蠲疏荆扶弗字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栢杉僅丑貞切易為堂亭峭為杠梁下上徇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馮音江化為湖嶽山橫環嶠闊嬰灣嶠音脚一李作曉遠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字右闕之以為夕室取傳置之東字左闕之以為朝室又北闕之以為陰室作屋于北墉下以為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為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薄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

水匯胡罪切北有雙山夾道斬然斬組成仕咸曰背石山有支川東

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

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上下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

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

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補切

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流一本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

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茹房茹

牙切茹壘也一本作茹房或積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

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周禮注八尺曰則廓然其大無竅正黑燭

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

而大明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

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枰薄明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弈故以云

其山多檉多楮檉音諸多簞音當竹名多臺音當竹名其鳥多稀

歸潘云稀將凡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

多稀歸西有穴類仙弈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

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洞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

魚及石鯽多儵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

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脩形精糝精音所又音胥餘諸

精國呼酒陰一作禱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

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三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

書一本書下有明榜貴躬字

寄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上孟昂切與悅同下

音妨拂惚失意也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悸其李切心動也伏念得罪來五

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群疑當道誠可

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竄百病所集瘡結伏積

瘡云瘡音鄒腸中結病又肯把痛也又音疰病也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

一作肉非獨瘡癘為也瘡音利疾變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

膏肓沉沒音音荒復起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

親善始竒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

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

力疆其素意如此也未路一本下更危字厄塞跪兀上倪結切事既壅隔

慰後郵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賦節適洗沐盥漱二音

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此也自

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疑本无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

無兄盜嫂前漢直不疑人或毀之曰毋奈娶孤女云過婦翁者過

董也魏武帝今日第五伯魚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本

三娶孤女人謂之過婦翁禮記管仲遇盜取二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

禮之妻孟子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詬一本无為字一本詬上欲

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

人銘觀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

以無死國語晉文公伐鄭得詹而歸將烹之詹曰臣聞君命不可不受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左傳

九年晉侯見鍾儀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子叔向囚虜自期必免左傳

之琴操南音云云晉侯重為之禮使歸才成叔向囚虜自期必免左傳

襄公二十一年晉因叔向叔向曰必和大夫云范痤騎危以生易死左傳

史記魏世家趙使入謂魏王為我殺范痤吾欲地玉使捕之堅因上左傳

琴瑟危謂使者曰甫如卒死趙不與王地則奈何左傳云坐才戈切危

也傳上崩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前漢史本傳張蒼韓信伏斧鑕切

也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

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事各見此皆稟律傳

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怔怯洪忍惟音庄怯也測地珍下才末

伎又嬰恐懼痼病病一本作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踈闊矣賢者

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

薄才劣才一本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觀縷文縷縷委曲也俗作觀縷

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無效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本

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士一本亦不堪

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

為念一本通字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一本更不敢望歸掃塋域退

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

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出在與同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
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懇戀一本不
宣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一云名浚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前座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發鏘陳
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利喪頽
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為念神即憂悶備極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
復有一本作是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而激其忠誠者一本作許用
是踊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
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
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耻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
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耻言之者上也雖舜
猶難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

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王猛字以尹緯為

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叱叱罵切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

趙括得以代廉頗頗何切馬謖得以惑孔明謖切今之若此類者不乏

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

類也周仁以重臣為二千石前漢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蜀志近

世尤好此類以為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

為匹夫雖稱為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

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為大官類非

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

蒙以絃冕翼以徒隸一本此下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

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一本不字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

仁者其言也詎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

有三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

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問也又曰彼不足我而甚我哉憲渠記切茲
咈吾事三問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
難唯明者為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
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
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
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
孰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
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
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
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為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原其勿切希王褒劉向之
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為之不已則文
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
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唐登科記大曆

士十三年楊凝中進士十二年天下號為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

揚凌中進士皆有各特號三揚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

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大道大一本孔氏

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為士之末獨采取

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為文章中閒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即專百

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

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與西

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為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

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

巨譚亦云親見楊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

哀如屈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

揚雄猶為今之人一本此下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

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直非文人無以知之獨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為大故有動止相礙者僕望已矣世所共奔唯應叔輩一二公獨未耳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音壽不得者請張排根根一本作恨壽音輪根胡根切僕可出而辯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有豕有耳者相鄙傳作醜語有耳字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既受禁錮切而不能即死者以為父當自明今亦父矣而嗔罵者尚不肯已真猶人切誌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日興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為匪人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為不一徵也何哉大和蒸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鄒子尚能耻之响切今若應叔輩知我豈下鄒子哉然而不耻者何也河北之師當已平矣虜聞吉語矣憲宗時

王宗承宗本契若僕者承天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册部落故曰奚勇然明時異物死不恨矣金州考績已久獨毅然不遷者何耶十二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嘗得數書無恙本無嘗得字途得無意乎比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所不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憂慄則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使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就就不安之勢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况又有父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操其間一本作造具明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為大故有動止相假
者僕望已矣世所共奔唯應叔輩一二公獨未耳僕之罪在年少好
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
地十薦賢幸乃一售音壽不得者請張排根根一本作恨壽音輪根胡
檢根僕可出而辯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有
豕有耳者相鄙傳作醜語有耳字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
而已既受禁錮切古慕而不能即死者以為父當自明今亦父矣而嗔
罵者尚不肯已真稱人切誌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日興太平之
理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為匪人耶其終無
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熙熙而獨呻吟者
四五人何其優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為不一徵也何哉大和蒸物
燕谷不被其煦一鄒子尚能耻之响呵切今若應叔輩知我豈下
鄒子哉然而不耻者何也河北之師當已平矣虜聞吉語矣憲宗時

王字宗承宗本契
册部落故曰奚勇然若僕者承天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
出劉向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數百里之比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為
明時異物死不恨矣金州考績已久獨義然不遷者何耶十二兄宜
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嘗得數書無恙一本無嘗得字兄顧惟僕之窮
途得無意乎比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所不統炎昏多
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憂慄則怠而睡耳偶書如此
不宣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使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寒
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
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就就
不安之勢既開結切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况又有父與游者乃岌岌
而操其間既其間一本作造具門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

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
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即趨取顯美欲
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疾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
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名一作本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
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賤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
轉移置響嗽高五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
之心一作言一本日為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
辱萬罪橫生橫尸孟切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
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
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抵
益為罪兄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君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耗重貽直
龍切聽賦偽切不意以為常忽遇北風辰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
輕健也一曰足健
一補云修七感切標來感切陰寒貌
一本作廖所綿切標力綿切春寒也
毛髮蕭條矍然注視

休惕以為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嗥譟重云
決說文鳩鳩或從佳聲音卓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宛
曉公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
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
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
口乃驚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緘道詬益甚耳用
是更樂着默音餘金切思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
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
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恩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
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
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
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
茲見均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枿牙割牙結二不能生植猶足

蒸出芝菌以為瑞物前九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鄣為耕田劉一本作鑿潘本作鑿云鑿延里無朝夕誦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

李道之弟

杓直

杓甲逆切李

足下州傳遽至

傳音

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待足

下前次

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逍遙蓬藿者

蓬徒

聞人足音則足然喜

又苦

江法局二切喜視又官韻音留又人行聲

僕在蠻夷中比得足

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病疾猶已往時間一

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其破决壅隔大過

隔一本

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

音戰寒

坐則解痺

痺部礼切股骨

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借至

益善永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

有蛟虺大蜂

蛟芳六切虺出南

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

沙虱

即虱也如蠶三尺各別工一名水

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

成瘡疔

美切瘡也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

拘園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

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為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

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愴楚誠不足為理世下執事至

此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

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瘞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為堯人不必立事

程功唯欲為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為妻生男

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

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一本下不過為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

辭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為誠然乎僕近

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候戰情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
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
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照僕聽
句吳羽漢豈敢眾人待常州耶若即人一本即不復煦僕矣然常
二切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想叔蕭思謙裴填蕭僕各有書足
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崔羣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
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矣不悉某白

與顧十郎書一作顧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負外置同正負柳宗元謹致書十郎即執
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總衣
襟也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難也大底一本
字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議合煦煦起起煦煦可句切便僻匍匐便此
非乎人而售乎已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電滅颺逝不為門下用矣其

或少知耻懼恐世人之非已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
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為嚮者之態則於勢之異
也固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元
九年十年間少連以礼部侍郎知貢舉取進
士六十一人諸科十九人此書想與少連之子執事試追狀其態則果
能効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請張者豈他人耶夫固
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違惕憂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
大德順宗時顯增榮謚揚于天官敷于天下以為親戚門生光寵不
意此者復以病執事晉書習鑿齒傳意樂者即合音
用此此誠私心痛之理鬱洶湧不知所發常以自憾在朝不能
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發逐居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
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大今
抱德厚畜憤悱思有以効於前者則既垂謬於時離散擯抑而無所
施用長為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以

有為也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威德無以酬用為
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一本下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
為執事一出之古之人耻躬之不逮儻或萬萬有一可冀此作我
通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然出涕浪音書不能
既一作就宗元謹再拜

與韓愈論史官書元和九年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
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臺秘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
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而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
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
養役使掌固固一本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貴古之志於道者
不若是一本之下有有字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无
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

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
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
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
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
有人禍則有天刑則一本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
其位思直其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
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以一本其不遇
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
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
恃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范曄作後漢書司馬遷觸天子喜怒司馬
史記遷言李陵武帝以班固不檢下旺固作前漢書固僕罵洛陽令
遷發沮貳師下之蚕室崔浩作魏史立碑以彰直筆怒遂族誅浩等皆
崔浩沾其直以闢暴虜崔浩作魏史立碑以彰直筆怒遂族誅浩等皆
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有不可以是為戒

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
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
如此者一本誠字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
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
退之但以所聞知致上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
致上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上異辭
日以滋久則所云上軒天地者魯微切作音軒也軒必不沉沒且
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感然後
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
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
行焉如退之言一本作義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
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
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

為而不為人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
矣哉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

退之下館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永即籍
者諸皆是也退之乎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姑好遊邊上問故
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水州刺史時賜言事
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大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為偶一奮
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側其莅事
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笏為諒也史
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為史志甚壯
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為也第不能竟其業若
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荆軻微夏無且且即徐切史記荆軻贊
夏無且游具知其言大將軍徵蘇建史記蘇建語余曰云云蘇言留侯徵畫
事為余道之如是

容貌史記張良贊見其圖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
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谷梁莊公七年春秋雖孔子
亦猶是也竊自以為信且著其逸事有狀

與呂恭書一本作與呂恭論墓中石書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廬墓父
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蚤好觀
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
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一本此下望而識其時
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
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
古為其求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
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為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擢之怪擢一本
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為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

也壤樹之而君子以為議孔記禮弓篇况殮而居者其足尚之哉聖

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為辟切雅也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

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偽也過制而不除喪宜虞於庭而矯於墓者

大中之罪人也况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奸音干而因以為利

乎夫偽孝以奸利誠仁者不忍適過恐傷於教也然使偽可為而利

可冒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

政良而吾子贊焉恭嘗以監察御史參元南西固無闕遺矣作東郭

改市鄽去比竹茨章之室而培土大木培巨至陶甄梓匠之工備孽

火不得作化惰蠶之俗惰徒果初蠶以主動蠶情也惡也絕偷

淳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僭奢貨均賦之政起其道

美矣於斯也慮善七之過而莫之省誠慤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

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豪固不為病然而萬一離萎子眇然睨之

不若無者之快也懇默已其事毋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答劉禹錫天論書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為天說為未究欲畢其言始得之
大喜謂有以開明吾志本無明字及詳讀五六日求其所以異吾說
卒不可得其歸要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論乃吾天說傳疏耳無
異道焉諄七佐吾言而曰有以異不識何以為異也子之所以為異
者豈不以贊天之能生植也欲夫天之能生植久矣不待贊而顯且
乎以天之生植一本更有為為人耶抑自生而植乎若以為為人則
吾愈不識也若果以為自生而植則彼自生而植耳何以異夫果
之自為果菘雍痔之自為雍痔草木之自為草木耶是非為蟲謀明
矣猶天之不謀乎人也乎一本彼不我謀而我何為務勝之耶子所
謂交勝者若天恒為惡人恒為善一本若字人勝天則善者行是又
過德乎人過罪乎天也又曰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禹
天論云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有全篇見附錄是判天與人為四而言之

者也余則曰生植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
事各行不相預而凶豐理亂出焉究之矣凡子之亂枝葉甚美而根
不直取以遂焉又子之喻乎旅者皆人也一本又字而一曰天勝焉
一曰人勝焉何哉莽蒼之先者力勝也邑郭之先者智勝也震芮力
窮也匡宋智窮也是非存亡皆未見其可以喻乎天者若子之說要
以亂為天理理為人理耶謬矣若操舟之言人與天者愚民恒說耳
幽厲之云為上帝者為所歸怨之辭爾一本為皆不足喻乎道一本
字子其熟之無羨言後論羨餘面切餘也以益其枝葉姑務本之為得不亦
裕乎獨所謂無形為無常形者甚善宗元白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
行下孟切異孔穎達疏而以為新奇彼畢子董子何嘗末於學而遽云云
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韓康伯而果以為新奇不亦可笑

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則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厭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途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庸求於學而遽云云也足下所為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諾若曰孰與穎達著則此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能有異者也一本異字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欽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

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並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未詳其人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答衢州書言春秋此誠世所希聞兄之學為不負孔氏矣往年曾記裴封叔宅聞兄與裴太常言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殺一義事在僖公三十三年嘗諷習之又聞韓宣英及亡友呂和叔輩言他義韓宣英名暉呂和叔名溫一知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京中於韓安平處韓安平字始得微指和叔處始見集註恒願掃於陸先生之門陸質一名淳嘗著春秋微指二篇及先生為給事中與宗元入尚書同日居又與先生同巷始得執弟子禮未必講討會先生病時聞要論嘗以易教誨見寵不幸先生疾彌甚宗元又出邵州乃大乖謬不克卒業復於亡友凌生處凌準字盡得宗指辨疑集註等一通伏而讀之於紀侯大去其國事見莊四年見聖人之道與堯舜合不

唯文王周公之志獨取其法耳於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濼童云濼諸

莊公二年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所以明其分也於楚人殺陳夏徵

書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事在宣公見聖人褒貶與

奪唯當之所在所謂瑕瑜不掩也反覆甚喜若吾生前距此數十年

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為不遇也兄書中所陳皆孔氏大趣無

得踰焉其言書荀息貶立卓之意也事在僖公頃嘗怪荀息奉君之邪

心以立嬖子不務正義弃重耳於外而專其寵孔子同於仇牧孔父

為之辭仇牧事見威公二年今兄言貶息大善息固當貶也然則

春秋與仇孔辭不異仇孔亦有貶歟宗元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

一篇為息發也今錄以往可如愚之所謂者乎微指中明鄭人來渝

平事在隱公量力而退告而後絕固先同後異者也今檢此前無與鄭

同之文後無與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事有不合兄亦當

指而教焉往年又聞和叔言兄論楚商臣一義事在文公雖啖趙陸氏

皆所未及啖音啖陸音陸請具錄當疏微指下以傳末學蕭張前書亦

請見及至之日勒為一卷以垂將來宗元始至是州作陸先生墓表

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春秋之道如日月不可贊也若贊焉必同於

孔跖優劣之說故直舉其一二不宣宗元再拜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為是特博弃之

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為道

自為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為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

陳于今則宜垂於後言而不文則泥泥計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拘

囚以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一觀其文

心朗目舒爛若深井之下仰視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軼如此之

才軼音每以師道會僕僕不敢僕每為一書足下必大光耀以明

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

今因其開也而書之恒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詬姑狐疑猶豫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為當僕然後敢自是也呂道州善言道道州刺史呂溫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為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裝矣僕故為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君泥塗若蟻蛭蟻蛭與蚓同雖鳴其聲音誰為聽之獨賴世之知言者為準一本更有其字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為天下笑耶是足下之愛我寧始言之也前一如來言以汙篋讀此在明聖入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不悉宗元白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溫字化光一字和叔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

峭刻覈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謂切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為靈竒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漸將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為侈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強為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危好詭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臧救世之謬一作救一本凡為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快然不喜快於亮於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耶故思欲盡其瑕類墟對以別白中正度成吾書者非化光而誰輒令往一通惟少留視役慮以卒相定也往時致用作孟子評李景儉字致用

有韋詞者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之為書者豈若是據前人耶據之石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據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爾今余為是書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乎是况不及是者滋衆則余之望乎世者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啓明者之慮則用是罪余者雖累百世滋不憾而惡焉惡文六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宗元白

與友人論文書

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與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頽類之不除也頽普未切倫也得之為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一本作明字探其深曠雖有蕪敗則為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實哉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脩人勵刻精竭慮者幾千年矣詞五切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

草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

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吏而不克董云

史音勇縱史與職也躑躅而不進力蹶勢窮職與蹶同吞志而沒故

曰得之為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

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強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

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底一本作生則

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楊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

之二才且猶若是况乎未甚聞著者哉一本無固有文不傳於後祀

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為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

賊文史挾其意挾二切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逢起金聲玉耀誑

聾瞽之人徼一時之聲竟同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為害已甚是

其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

交於胷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

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為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
轅拊缶必有所擇顧鑒視何如耳一本視字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長人者之
志張展不惟充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以庶富且教為大任甚盛
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
乃得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
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弊
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貨以求於吏賈即財
也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贏音盈有
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
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
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

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
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
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為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
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捃拾以輸
縣官捃音揜其為不均大矣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
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取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或減除
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
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為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
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矣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太倖
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人流為工商浮窳窳以主蓋甚急而
不均則有此耳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
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
產為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唯丁田

之問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逆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偶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致弊致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云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為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為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在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已韓韓字宣英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况聞於大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皆馳者也兄一舉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事見左傳襄公二十

年今而預知斯舉下走之大過矣一本作過大矣書雖多言不足尊意故止於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富依潘本饒作連字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故所餌與此類崔簡字子敬子學姊夫又

聞子故時憤悶動作憤古對切心亂也宜以為未得其粹美而為龜曠燥悍

所中曠古猛切銅鉄僕石也豫七感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

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為土之所出

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

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

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况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龕踈密尋尺特

異而究之上下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

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切光也其竅滑以夷

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温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

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温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

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瓮踈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小色如枯
骨或類死灰淹頰不發類與悴同叢齒積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
蹇壅鬱泄火生風較喉癢肺癢與同幽關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
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
為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
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波操曲皆可以貫犀革犀革甲也北山之木雖雖
奇液曲盤庚也離力尔切奇於獨切一讀皆如字前漢輪困離奇注多
謂脂出猶然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玩航千仞之淵
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音豆拘挛踈跌事閱緣切於
也跌待結切賜也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雍於用
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
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並出若是而不大謬者少
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有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許市人

轂而輟輪者輟明手訓果二切凡記輪人以其皆可以為師儒盧之

沽名者皆可以為大醫音鶴盧也西子之里惡而曠者皆可以當侯王

音懸頓也山西之冒沒輕儻音省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閭外

淮南子國有誰君召也山東之推駮僕鄙力農桑啖粟者皆可以

謀謨於廟堂之上西漢史贊山東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其初不當

是物或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

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音琴其內皆謂故曰附子八

角耳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其初不當

云其者良也又經註曰始興為上次乃廣運則不必服正為始興也

今再三為言者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

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已姑務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

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答周君集書

一本集字下有
創藥久壽字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文人用文雅從知已日以
傳大府之政君集蓋為甚適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為倡焉
一本焉政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墮廢居小州與囚徒為朋行則若
帶纆索索三股曰纆兩股曰索處則若閹控拮在音質拮予而無
所趨趨文步止也選行于中中拳拘而不能肆擣焉若斫斫音切
餘也墮焉若璞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由未嘗肯道鬼神
等事今丈人乃盛譽山澤之臞者臞音維俱切前漢列以為
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夕壽
將分以見與固小人之所不欲得也一本嘗以君子之道處焉則
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焉則外內若一而
特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
雖不至者若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
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夫而死固無能動其肺

肝焉昧昧而趨心也而居讀當如地徒昆切閱也楚年中
淵浩然若有餘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已獨
以愉若是者愈十百年滋所謂夫也又何以為高明之圖哉宗元始
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僂用是奔竄禁錮為世之所詬病
凡所設施皆以為戾從而吠者成群已不能明而况人乎然苟守先
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弃不更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
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固性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為方士
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惠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宣
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池西小
立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為兄由服氣以來貌加
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是時既言皆沮然眎昧切思有以

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大地
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觀兄貌
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脫和燥燥濕二與啖飲多
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陰默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
恃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今
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薦銳張音惠又音堅以進
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陳矣悉陳而
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為得怕又大利則又安得棄吾美
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如骨切言難也亦訥不能多
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歟壽歟夫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
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
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
以布其爪指蚤起則琴火苞切以連夜琴火苞切又增以脂燭九不

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為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
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慙而歸及年少
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書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
勤若向之為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為若是知書者又
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為天下棄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
反棄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
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為服氣者果誰師耶始
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
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
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提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道契
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事出列子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
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為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
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者則又號曰孰為李睦州客者今

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潘云姻音因婿家也

音亞兩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

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潘云臧獲並如字焉如曰

曰臧女而婦奴曰獲風俗通云臧罪後出而號於素為將率胥吏者

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為李睦州讎者今欲已

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讎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

之源不可知也一本無友者欲父存其道客者欲父存其利宗族姻

婭欲父存其心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父存其恩臧獲僕妾欲父存

其生將率胥吏欲父存其勢讎欲速去其害兄之為是術凡今天下

欲兄父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為而不已則是背親而與

讎夫皆親而與讎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為大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

所慄上也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平使讎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

朴則愚願推肥牛擊大豕割群羊以為兄饌割傾畦切窮隴西之麥

禪江南之稻以為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為鹹醢許既切窮隴西之麥

醢字呼極五味之適致五藏之安臧才浪切心肺肝心恬而志逸貌

美而身胖蒲官切醉飽謳歌愉懽說同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

而不刊不亦盲哉孰與去味以則淡去樂以即愁悴上焉膚曰鈹潘

則按切字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為強大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

甚謹再拜

與揚誨之再說卑敢勉用和書一本作與

足下幼時未有以異於衆童僕未始知足下及至潭州乃見足下氣

益和業益專端重而少言私心乃喜知舜之陶器不苦音度病也又不可信也則足下本有具質而開發之不早耳然開發之要在陶

煦吁句切然後不失其道則足下亦教諭之至固其進如此也自今
者再見足下文益奇藝益工而氣質不更於潭州時乃信知其良也
中之正不惑於外君子之道也然則顯然翹然秉其正以抗於世世
必為敵讎何也善人少不善人多故愛足下者少而害足下者多吾
固欲其方其中圓其外今為足下作說車可詳觀之車之說其有益
乎行於世也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
作數首言知前聖不必罪侏也侏音排及賀州所未有者文又三篇
此言皆不欲出於世者足下默觀之藏焉無或傳焉吾望之至也今
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敕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大恩澤丈人之
冤聞於朝今是舉也必復大任醜正者莫敢肆其吻矣甚賀甚賀僕
罪大不得與於恩澤然其喜不減之足下者何也喜聖朝舉數十年
墜典太平之路果辟音開則吾之昧昧之罪亦將有時而明也方築愚
溪東南為室耕野田圃堂下以詠至理吾有足樂也足下過今年當

侍從北下僕得歸溪上設有酒以俟趨拜足下發南州當先示僕得
與儻夫漁老上下水陸擇味以給膳羞雖不得父亦一時之大願也
過是無可道福來辭行急福來誦不可留言不盡所發不具某頓首

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一本作與楊誨之第二書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言說車之說及
親戚相知之道是二者吾於足下固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
也徒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為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
不更則憂上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悲上則冷之何也戚也安
有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相知則思責以堯舜孔子
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
而又不更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冷之之志而強役焉者
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已况一二敢怠於言子
僕之言車也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中子

何取於車之疏耶果為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弊車果為人柔外
剛中則未必不為恒人夫剛柔無常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
則出應之應之感宜謂之時中然後得名為君子必曰外恒柔則遭
夾谷武子之臺家語相魯篇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新
夾谷武子之臺味儒又使仲由饋三都公山弗受平費人以襲魯孔
子以公登武子之臺命申及為蹇上匪躬以革君心之非莊以益乎
句頂樂傾勸中衆下伐之及為蹇上匪躬以革君心之非莊以益乎
人君子其不克歟中恒剛則當下氣怡色濟上切上濟好哀矜淑問
之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為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乎道也
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為至矣
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傷也然憂且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
道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允塞禹聞善言則拜湯乃改
過不悛與各高宗曰啓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上日昊不暇
食坐以待旦武王引而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
敢荒寧周公踐天子之位捉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

言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
舜以下與子果異類耶樂放弛而愁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
諸中以厲乎已久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在是決
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縱目印鼻印即仰字
或音昂四
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為是則亦人耳而子舉
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
言語立道理千百年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績
文字以矜世取譽聖人不足重也重一本
作道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也則子
果不能為中人以上耶吾之憂且疑者以此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
孔子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距而後縱之今子年有
幾自度果能不踰距乎而遽樂於縱也傳說曰唯狂克念作聖尚書
篇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狠戾異甚然得而繫之未半

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為制其或優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跪起趨走咸能為人所為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頰陪弊自絕北加外也故

吾信天狂之為聖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為狂之克念者而曰

我不能一本更有我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為也非不能

也凡吾之致書為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為車之說但當則

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說果不為聖道耶吾以內

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拘七以同世取榮

吾豈教子為拘七者哉子何考吾說車之不詳也吾之所云者

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

抑以吾為與世同波拘七者以是教已固迷吾文而懸定

吾意甚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拘七

拘也又子自言處衆中偏則擾攘欲棄夫不敢猶勉強與之居苟

能是何以不克為車之說耶忍汚雜置譁尚可恭其體貌遜其言辭

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為佞且偽其首在於恭寬退讓以售聖人

之道及乎人一本入上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戒文王

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纖心彼

七八聖人者所為若是豈恒媿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一本作洋洋而

後言偃蹇而後行道人是非不顧齒類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

甚且見罵如是而心反不媿耶聖人之禮讓其且為偽乎為佞乎今

子又以行險為車之罪夫車之為道豈樂行於險耶度不得已而至

乎險期勿敗而已耳一本作矣夫君子亦然不求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

入亂邦不居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不幸而及於危亂期勿禍而已耳

且子以及物行道為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為已任管仲豐浴以伯

濟天下孔子仁之潘云豐許觀切國語魯注公東縛管仲以與齊使

以香薰草藥沐浴伯夷霸同凡君子為道捨是宜無以為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

皆未及此則學古道為古辭危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為乎是之不

為而甘羅終軍以為慕棄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奇苟求
 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為不若二子僕以為過矣被甘羅者左右反
 復得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下是以
 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子而慕
 之非夸世歟彼終軍者誕譎險薄講究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
 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觀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
 不能諫而又縱踴之變動也一本作縱躍之已則決起奮怒掉
 強越挾淫夫以媒老婦欲壘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武亮時
后穆氏幼與安同少季元鼎四年少季往論今入朝與是無異盧
太后私通國人不知太后呂嘉遂攻殺太后及然軍等
 狗之遇嗾嗾云嗾首隻義臨間謂使犬發呀呀而走加切不顧險阻唯
 嗾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奇歟二小子之道吾不欲
 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曾不得與於
 琴張叔皮狂者之列是固不宜以為的也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耶

出耶主上以聖明進有道與六化枯槁伏匿縲綽之士皆思踴躍洗
 沐期輔堯舜萬一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藝達於邦家為大官以立
 於天下吾子雖欲為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未
 二十而任其心吾為子不取也馮婦好搏虎卒為善士周處狂橫一
 旦改節變去聲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而忽
 欲為阮咸嵇康之所為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吾
 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悅於恭耳觀過而知仁彌見吾
 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外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羹者而吹壘屈其
楚辭九吾子其類是歟佞之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
章云其時也苟不適其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為險而害也要
 之不異足下當取吾說車申而復之非為佞而利於險也明矣吾子
 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圓告子則圓之為號固子之所宜甚
 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然吾所謂圓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突大切

子

又首脫楚辭將突擄
滑音注轉隨俗也

以矜利乎已者也固若輪焉非特於可進也

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吾年十七

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二年乃得仕其間與

人為群輩數十百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遭訕罵詬辱不為之面則

為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號為狂

踈人矣及為藍田尉留府庭且暮走謁於大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

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筭贏縮又二年為此度不能去益學老

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為得然已得號為輕薄人矣及為御史即

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礪加切然

卒不免為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狂踈輕薄之號既聞於人為恭讓

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到末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過往來

其孰講堯舜孔子之道亦孰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

為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已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

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訕辱被稱

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勤焉云爾而不已
也子其詳之熟之無徒為煩言往復幸甚又所言書意有不可者令
僕專上為掩匿覆蓋之慎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
皆為言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其
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卒來其可者以正乎已然後道可顯達也無一本
字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為也士傳言
庶人謗於道子產之鄉校不毀事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
日月之蝕又何蓋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悉之足下所為書
言文章極正其辭奧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為蒲捐馱駢何
可當也稍所交切馱音馱音題史記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馬其說
韓愈處甚好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

大善矣憂聞發錮棹籍田之罷意思懇誠愛我厚者吾自度罪大
敢以是為欣且戚耶但當把鋤荷車滿云車則治切春也此當作
溪泉為圃以給茹其隙與原同則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
雲以此為適亦足老死無戚者時上讀書不忘聖人之道已不能
用有我信者則以告之朝廷更宰相來政事益修丈人日夕還北闕
吾待子郭南亭上期口言不久矣至是當盡吾說今因道人行粗道
大肯如此粗坐五切疏也宗元白

答貢士沈起書

九月某白沈侯足下無恙蒼頭至得所來問志氣盈牘博我以風賦
比興之旨僕之樸駸專魯賦語切而當惠施鍾期之位惠施與莊子鍾
深自恧也又覽所著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琅珪璧之寶甚厚僕之
狹陋蚩鄙而膺東阿昭明之任昔補字子建封東阿王蕭又自懼也
烏可取識者勸笑以為知己羞進越高視僕所不敢然特狂將命猥

承厚貺豈得固拒雅志而已哉謹以所示布露于聞人羅列乎

二偶作牙一本使識者動目聞者傾耳幾於萬一用以為報也嗟乎僕

嘗病興寄之作埤鬱於世辭有枝葉蕩而成風益用慨然間歲興化

里蕭氏之廬親足下詠懷五篇僕乃拊掌恢心吟玩為娛告之能者

誠亦響應今乃有五十篇之贈其數相什其功相百覽者歎息謂余

知文此又足下之賜也幸甚幸甚勉懋厥志以取榮盛時若夫古今

相變之道質文相生之本高下豐約之所自長短大小之所出于之

言云又何訊焉來使告還不獲申盡輒奉草具以備還答不悉宗元

白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
蓋將吊而更以賞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昔果蕩焉泯焉而
悉無有乃喜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

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煬音漾炙也熱也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滫瀡有切滫瀡切素人波曰滫瀡人謂調和飲食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其季於是水火之孽有群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誕漫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群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一本作無他故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街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為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拜未嘗言是僕私一身一本作已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尚書即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待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脩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為世嫌之

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孟幾道字乃今幸為天火之所滌盪天一本

大比衆之疑慮疑一本舉為灰埃黔其廬楮其垣以示其

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汚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

相吾子也祝融火正回祿火神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

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

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本

爾作乎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火同位者皆相吊許不吊災君

子惡之事見左傳昭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吊而更以

賀也元和二年顏曾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僕

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

為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

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

元白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大學諸生足下始朝廷用
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于茲四祀而已詔
書出為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按漢書志通籍者為二尺竹牒其
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按省相應
乃得就職書府聞之怏然不喜怏乙反切非特為諸生感也乃僕
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既而署吏有傳致詔章者僕得觀之
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學乃知欲煩陽公宣風喬土
覃布美化于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
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于下執事冀
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門外聞之
於抱閤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
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打不寧不意古道
復形于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李膺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

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觀聞乃今日聞而觀之誠諸生見賜甚盛

於戲音烏希蒲不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大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

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為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

者墮徒果切有崇飾惡言而肆闢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詈罵有司者

蘇內息解其退然自克特殊於眾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愀駭恒悸

二切罵也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眾為是嗜也潘云嗜

陶虛勇虛容二切但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

之門而不敢蹈顧音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合乃奮志厲義出

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垂刺歟刺靈也豈說者過也將不時異人

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致乎夫如

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

能容善為一本能字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貞元十

李生辭約言事得罪誦建州陽城送之或乃飛文棟惡醜行無賴而

郊外帝惡

論者以為嘗請陽公過於納汗無人師之道是太不然仲尼吾黨狂
狷南郭獻幾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
芻孟軻館齊從者竊獲孟並出彼一聖兩賢人繼為大儒然猶不免如
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扁神典切俞附扁鵲古之良醫繩墨之側不拒
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于朝四方聞風仰
而尊之貪冒為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
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單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
諸生之言非獨為已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
故少佐筆端耳最此良志俾為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切切也

柳宗元白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三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
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繼

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眾人師
且不敢况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
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
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
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詞本作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
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及色角切難也屈子賦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原
楚詞懷沙篇僕往聞庸蜀之商何雨少日日出則大吠于以為過言
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
蒼黃吠噬狂定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
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
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
而誰敢銜怪於群目以召闕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
中九年增知氣病漸不喜聞豈可使奴已者效呢來嘗佛吾耳騷吾

心則固僵僵音姜仲煩憤三音憤愈不可過矣只望外遭古

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

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

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無

然無音武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

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上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

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

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其事去其事

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

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觀

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與諛諛之

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

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一作輝煌務采色夸聲響而

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舉近乎遠乎吾子好

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

之掉徒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

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維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

優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踈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

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

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

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余之教梁氏以厲其氣參之

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之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傳其趣參之離騷

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

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

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文何以師云爾哉

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一本無

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

二十八日宗元曰前時所枉文章諷讀累日辱致來簡受賜無量然
竊觀足下所以殷勤其文旨者豈非深寡和之憤和胡則切宋玉云
其曲彌高其和彌
積無徒之歎懷不能已赴訴於僕乎如僕尚何為者哉且士之求
售於有司或以文進或以行達者稱之不患無成足下之文左馬
崔公先唱之矣秉筆之徒由是增敬足下之行汝南周顛客又先唱
之矣逢掖之列亦以加慕逢掖本音逢以說鐵不也被音亦與
也夫如是致隆隆之譽不久矣又何戚焉古之道上延乎下下倍乎
上上下下洽通而薦能之功行焉故天子得宜為天子者薦之於天諸
侯得宜為諸侯者薦之於王大夫得宜為大夫者薦之於君士得宜
為士者薦之於有司薦於天堯舜是也薦於王周公之徒是也薦於

君鮑叔牙子罕子皮是也薦於有司而專其美者則僕末之聞也是
誠難矣古猶難之而况今乎獨不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間進相援
也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世雖王林國韓長孺復生說苑衛靈公有
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為足下抗手
祿前漢韓安國字長孺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不能為足下抗手
而進以取僂笑矧僕之齷齪者哉潘云齷乙角切銳則角切小節也
擢也注若將致僕於奔走先後之地而役使之先蘇薦切則勉充雅
苟隱也素不敢告僂滿拜嗚呼始僕之志學也甚自尊大頗慕古之大有為
者汨沒至今自視缺然知其不盈素望久矣上之不能交誠明達德
行延孔子之光燭于後來次之未能勵材能興功致力致大康于民垂
不滅之聲退乃儀儀音義丑咕咕於末位咕他湯日偃
仰驕矜道人短長不亦冒先聖之誅乎固吾不得已耳樹勢使然也
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穀梁公九年蓋舉知揚善
聖人不非况足下有文行唱之者有其人矣繼其聲者吾敢闕焉其

餘去就之說則足下觀德而已不悉宗元白

答嚴厚與論師道書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為師之說怪僕所作師友
箴與答章中立書欲變僕不為師之志而強已為弟子凡僕所為二
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忘僕
聊歌以為箴行且求中以益已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有可師乎
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為薄世笑罵僕脆怯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為外
不足當衆口雖慙也見迫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
其詳讀之僕見解不出此吾子所云仲尼之說宣易耶仲尼可學不
可為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
而敗國卒中矢而死仲尼仲尼豈易言耶馬融鄭玄者二子
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樂而
望吾子者矣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為師則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不

如韓退之故又不為人師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以韓責我若曰

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拒為師弟子名而不取當其禮者也

若言道講古窮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嘗瞋目閉口邪怒目也敬

叔吾所信愛敬叔今不得見其人又不敢廢其言一本無不字却

吾子文甚暢遠上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策

調其六轡中道之行大都捨是又奚師歟亟謀於知道者而考

諸古師不乏矣幸而亟來亟去終日與吾子言不敢倦不敢愛不敢

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為師矣如此無世

俗累而有益乎已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宗元白

報表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師後學之士到僕門日或數十人

僕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甚之甚深記其教也雖若

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樂為者非以師為弟弟子為罪也有

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為不足為一也世父無師弟子決為之且見非
且見罪懼而不為二也其大說具答韋中立書今以往可觀之秀才
貌甚堅辭甚強僕自始觀固奇秀才及見兩文愈益奇雖在京都日
數十人到門者誰出秀才若耶前已畢秀才可為成人僕之心固虛
矣又何鯉鵬互鄉於尺牘哉一本何下秋風益高暑氣益衰可偶居
卒談秀才特見咨僕有諸內者不敢愛惜大都文以行為本在先誠
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
原之辭稍來取之梁子太史公甚峻索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
日討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慄者求孔子之道不
於異書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勃然爾勸
設口角切與愁久則蔚然爾紅勿切源而流者歲旱不涸蓄穀者
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
在為秀才計未必過此不與宗元白

答韋珩示韓愈想推以文墨事書

行新音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勸足下若退之之

才過僕數人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本無固相假借為之

詞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

法言及四愁賦揚雄以為詞真麗於相如作四賦謂其退之獨未作

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揚雄遠甚雄文遺言措意文一本頗短

局滯溢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七名切又如字雖許維許

自得貌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况僕耶彼好獎人善以為不

屈已善不可獎故慊七云爾也一本無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

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能胡計切而僕

稚駭卒無所為但越越文墨筆硯淺事越千余切今退之不以吾子

勸僕而反以僕勸吾子愈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

以固當雖僕亦知無出吾子年甚少知已者如麻不患不顯患道

不立耳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屬足下不宣宗元頓首再拜

答貢士廖有方論書

三日宗元白得秀才書知欲僕為序然吾為文非苟然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以文寵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為不少焉自遭近逐禁錮益為輕薄小兒譁囂群朋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污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歟吾是以懼縈然盛服而與負塗者處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懇意甚久遠不為頃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為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為流俗所扇動者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詬罵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宗元白

答貢士蕭纂求為師書求為一本 作欲相字

十二日宗元白始者負戴經籍退跡草廬塊守蒙陋坐自擁塞不意

足下曲見記憶遠辱書訊况以高文開其知思益去而又超僕以宗師之位貸僕以丘山之號流汗伏地不知逃匿幸過厚也前時獲足下灌鍾城銘竊用唱導於聞人僕常泯然若其俟今時足下尺牘殷勤備厚似欲僕皆與者此百所願也詳視所貺曠然以喜是何旨趣之博大詞采之蔚然乎鼓行於秀造之列此其戈矛矣舉以見役為賜甚大俯用討度不自謂宜顧視何德而克堪哉且又教以耘其蕪穢甚非所宜僕不敢聞也其他唯命宗元

報崔黯秀才書黯潘本 作蕭

崔生足下奪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凡或誠有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適蜜以為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亦匪辭而



110X
579
12
7